

## 第一章 醒來不知己是誰

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。

像是從闌靜的深海慢慢浮起，耳鳴伴隨著周身的刺痛，隨之而來的是幾番壓縮到極致的痛楚，直往心間腦門而去，強硬地逼迫著她清醒，逼迫著她張開眼——

「醒了、醒了，菊姨，她醒了！」

「真醒了？」

小丫頭驚喜的嬌嫩嗓音後頭，是道輕啞而激動的聲音，她張眼望去……嗯，看不清楚，因為背光，她只看得見幾顆頭在她面前晃動，而唯一的亮光是其中一人髮上的金飾，真是太閃了些，閃得她頭更痛了。

好痛……痛得不得了，她雙眼一閉，彷彿再度潛進了闌靜的深海裡。

就在她的意識消散之前，她閃過一絲疑惑——這是哪呀？而她……又是誰？

當她再度清醒時，一時間，還是沒能自我解答。

她微微動著身體，感覺像是被雷打過似的，能動，卻是動得艱難，幾不可察地歎了口氣，她以眼環顧四周，是間不算大的房，但擺設還挺素雅，比較讓她疑惑的是，她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違和感，有種極度不真實的感覺，彷彿她不該存在這裡，可偏偏她就在這裡。

「妳再等一下，已經差人把菊姨給找來了。」小丫頭面對她的二度清醒，顯得鎮靜多了。

她沒有說話，因為她根本不記得自己是誰，但卻滿心地認為自己不該屬於這裡……唉，情況真是不樂觀，教她不歎氣都不成。

這時，外頭傳來些許騷動，小丫頭趕緊開了門，便見一名婦人領著一名髮色蒼蒼的老者進屋，後頭還跟著幾個婆子。

她靜靜地打量她們的穿著打扮，那股說不出的違和感又蹦了出來，一種說不出的突兀在心間不斷地蔓延。

然而，她聲色不動，乖巧地任由那位老者替她把脈，她看得出所有人都等著一旁婦人的吩咐，那名婦人肯定是這兒當家作主的，想必能夠替她解惑。

一會，大夫對那名婦人低聲說了幾句，婦人便讓婆子領著大夫離開。

房裡的氣氛瞬間凝滯了起來，婦人站在她的面前，用那雙美而冷的眸子直瞅著她，她下意識地認為，婦人絕不會是她的家人……應該吧，只是也不怎麼清楚自己是打哪來的自信就是。

「把自個兒搞成這樣可痛快了？」菊姨冷笑了聲問，眸底是隱藏不住的惱意和輕蔑。

她眨了眨眼，實在不知道婦人說的是哪椿……不過這話意聽來，她會躺在床上無法動彈，是她自找的？

太傻了吧，沒事把自己搞得這麼慘幹麼？

「怎了，不是一直都伶牙俐齒得很，怎麼一醒來就不吭聲了？以為當個啞巴我就治不了妳？」菊姨眸色一沉，似乎有了打算。

見狀，她趕忙道：「對不起……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。」一開口，嗓音沙啞得可

憐，喉頭更痛得她不想再發聲。

菊姨漂亮的柳葉眉微揚，瞧她的眼神有幾分興味。「唷，不是瞧不起我，還會跟我道歉，妳是把頭給撞壞了不成？」

雖然喉頭很痛，但她還是勉為其難地開口，而且還附加了柔順的笑。「對不起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她笑得怯怯的，實在是因為她敏銳地察覺到婦人的極度不友善，正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見風轉一下舵是應該的。

「妳不記得？」菊姨猛地睜起水靈鳳眼，沉聲問。

「我真的不記得，我……我連我的名字都想不起來，也不知道妳是我的誰，這兒又是哪裡。」她誠懇地道出她的疑惑，同時期盼婦人能為她解惑。

菊姨端詳她半天，朝站在床尾的小丫鬟道：「香兒，將大夫請回來。」

「是。」香兒趕忙領命前去。

菊姨一個眼神，後頭的婆子立刻端了把椅子，讓她坐在床頭的位置。她眉眼不動地打量著她，狀似隨口問：「妳說妳什麼都不記得，難道妳連把自個兒給磕傷了都忘了？」

「不記得了。」那彷彿有人將她腦袋裡的記憶給全數抽掉，乾淨到連一點渣都找不到，實在是令人惶恐，要不是她心臟夠強，說不定早就怕得哭天喊地了。

想想，她真是了不起，夠沉穩，她都忍不住想誇自己了。

菊姨微睜起眼打量著她，說是不信，卻是不得不信。在她撞柱自盡前，她高傲嬌氣，寧死不屈，這會醒來後儼然像是變了個人，不見傲慢，甚至笑臉迎人，話語溫婉，就連眼神都變得澄亮，彷彿無所畏懼，倒是那受過禮教的千金小姐氣韻神態依舊沒變。

若真是忘了，成了眼前這性子，對她而言是好事，但要是裝的……

「菊姨，大夫來了。」

香兒的喚聲打斷她的思緒，她起身便對著大夫問上幾句，大夫聽完，沉吟了會便道：「這倒是聽說過的。」

「能醫嗎？」她神色微動地問。

「這不是能不能醫，而是沒個準，也許幾天後就恢復，又也許一輩子都不會恢復，沒人說得準。」

「有沒有可能是假的？」雖說可能性不大，但天曉得呢？也許這位官家千金為了逃出天香樓想出了這法子也說不定。

大夫瞅了眼躺在床上的小姑娘，對上那雙水靈靈的雙眼，脫口道：「她瞧起來倒不像假的，人的性情要在短時間內轉變如此大……不是件簡單的事，而醫書上也曾記載，因頭傷而喪失記憶者，多伴隨著性情大變，依老夫所見，這小姑娘是極可能沒了記憶。」

他進天香樓替這位小姑娘診治了幾回，每每總見小姑娘神色戒備，先前進屋幫她診脈時，只覺她脈弦氣淺，少了張牙舞爪的氣勢，他也沒擋在心上，如今聽鴆娘提起，才發覺她彷彿變了個人，瞧，這會兒還對著他笑得靦腆。

大夫被請出去後，菊姨再次坐回椅上，再三審視著她。

她表現出她最大的誠意，哪怕全身痛得像無一處完好，她還是勾起她自認最無害最誠懇的笑弧，希望得到對方的信任。

半晌，菊姨開口了。「既然妳把前塵往事都給忘了，那就當作今日開始重生吧，我給妳取個花名，從今天開始，妳名喚瀲靄。」

她眨了眨眼，想了下才問：「花名是什麼意思？」名字就名字，說是花名總覺得哪裡不對勁。

「花名便是妳往後在天香樓所用的名。」菊姨露出難得的笑，身子傾近她一些。

「我呢，就是天香樓的大掌櫃，要說是鴆娘也成，天香樓裡的姑娘全都叫我菊姨，往後妳就這麼叫著吧。」

瀲靄垂下長睫，忍不住再問：「天香樓是什麼地方？」雖說她早就預料菊姨不是她的家人，但眼前這狀況似乎很不妙。

菊姨巧笑倩兮地對著一旁的香兒道：「香兒，往後妳就跟在瀲靄身邊伺候著，順便告訴她，天香樓是什麼地方。」

「是。」香兒乖順地點頭。

「瀲靄，妳就好生休養，待身子好了再上工，只要妳乖乖的，我絕不會苛待妳，相反的……」菊姨婷婷嫋嫋地起身，風韻猶存的面容上掛著笑意，但那森冷的眸色卻教人背脊發涼。「妳要是再要死要活的，我就乾脆把妳賣進大戶人家，至於妳會落得什麼下場，我可不知道。」

二話不說的，瀲靄立刻答道：「菊姨說的是什麼話，我一定會乖乖聽從菊姨的吩咐。」這是威脅，赤裸裸的威脅，她是傻了才會在這當頭跟她槓上！

菊姨頗滿意她死裡逃生後的轉變。「好生歇著，趕緊把身子養好。」

「是。」她揚開一個大大的笑容，也非常滿意自己暫時安全過關了。

但是，她的腦袋還是非常混亂。

她怎會在這裡，而她……到底是誰？

昏昏沉沉地過了好幾天，待她清醒了些，問過了香兒，才知道原來她身上的傷大部分都是自個兒弄出來的，再說白一點，就是她一心尋死。

她簡直不敢相信。

以前的她，是個笨蛋吧！好死不如賴活，是沒聽過是不是？！就算面前是絕境，只要尚未走到那一步，絕不能輕言放棄的，到底是在愚蠢什麼，害她現在頭痛全身痛，連自己是誰都忘了。

蠢蛋！

無聲再罵了自己一句，心底一樣不快活，只因眼前的狀況真的是非常兇險。

「……所以說，等我傷一好，我就必須當花娘？」她終於弄明白天香樓是青樓，而她成了青樓女子。

「是清倌。」

「有什麼差別？」

香兒瞧她極為慎重地詢問，真覺得她變了個人。「處子與非處子的差別。」

轟的一聲，激灑整個人呆了下，終於明白之前的自己為何想尋死了。

嗯，火坑，她掉進火坑了，對一般女子來說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是再自然不過的，她完全可以理解，但狀況並非毫無轉圜餘地，還有努力的空間，她才不會傻得再次尋死。

「不過妳年紀還小，所以會跟著幾個姊姊學習，到時候再看菊姨怎麼安排。」香兒瞧她沉默不語，不禁溫聲勸著。

雖說菊姨交代自己伺候激灑，更要將天香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知，但見她什麼都忘了，恍如一張白紙，對世事不曉，真要跟她說得詳實，就怕她撐不住，又要覓死尋活的鬧。

激灑哪知道香兒腦袋裡在擔憂什麼，她將僅有的線索匯集在一塊，抽出最切身的要點，問：「香兒姊，我今年幾歲？」

「十三了，過了年妳就要十四了。」

激灑垂眼忖了下，喃喃自語著，「我年紀還這麼小，菊姨應該不會急著讓我上工才是。」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她總覺得自己沒這麼小，再不然就是她天生沉穩，才能處變不驚。

「妳說的沒錯，再快也要等到妳及笄。」至於及笄之後的命運，香兒實在是不忍心告訴她了。

激灑暗鬆了口氣，如此一來，她至少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努力。這麼想著，心裡踏實了些，語氣也輕快了起來，「香兒姊，妳可知道我的來歷？好比我是打哪來的，又怎會進了天香樓。」

香兒有些為難地蹙起眉頭。「我不知道妳是打哪來的，想知道恐怕得問菊姨了，至於妳怎會進天香樓……除了是被賣進來的，沒有其他了。」自己已極盡所能地斟酌用語了，但這個答案肯定教她傷心欲絕。

天香樓裡多的是遭父兄給賣進來的姑娘，標致些的就成了花娘，要是像她長得平凡的就成了丫鬟，可不管是花娘還是丫鬟，進了天香樓就再也踏不出去，老死在這兒，除非有官人高價買，否則是別無他法。

激灑眨了眨眼，會是家人把她給賣進青樓的？又會是因為什麼原因呢？太可惜了，她全都忘了，記憶壓根沒有回籠的跡象。

毫無根據的，她就是相信她的家人絕不會將她推進火坑，但眼下事實她就是在火坑裡，恐怕還是待價而沽的優質商品，要不菊姨不會還肯留下她，容忍她再三鬧騰。

一年，她至少還有一年的時間想法子找出路，要是連老天都不給她一條生路走……她只好披荊斬棘開出活路。

香兒見她沉默了好一會都沒開口，不禁溫聲道：「其實待在天香樓也不是只有一條死路可走，只要妳成為花魁，菊姨也不能一逕地逼妳做不想做的事。」她瞧激灑真變了個人，性情柔順，笑臉討喜，覺得若不拉她一把，良心都過不去了。

「花魁？」

「是呀。」香兒用力地點著頭。

「什麼是花魁？」

「文武狀元是魁首，而花魁自然是花中魁首，只要妳能成為花娘裡頭最頂尖的，能將人心都收得服服貼貼，自然菊姨也要給妳幾分顏面的。」她之所以會這般說，實是因為瀲灩的容貌太過出色。

哪怕她額上帶傷，小臉浮腫，但五官精致絕倫，尚未及笄已有著傾城之姿，尤其是那雙眼，媚而不俗，嬈而不妖，活脫脫就是雙勾魂眼，也莫怪菊姨會再三容忍她造次。

「頂尖？」瀲灩喃喃著。「可要怎麼才算是頂尖？是容貌還是才學，還是要恩客多？」如果是後者的話，她會直接放棄。

這幾日下來，香兒已經逐漸習慣她的話多和疑問，知曉她是靠著詢問弄清自個兒的處境，香兒自然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「真要說的話，是必須全都具備，但恩客也不見得要獻身，應該說找到一個大靠山，足以讓菊姨退讓三分，就像是如煙姊姊那般。」

「如煙姊姊？」

「如煙姊姊是咱們天香樓的頭牌，她最大的客人就是咱們蟠城知府之子，如今和她競爭的還有綺羅姊姊，綺羅姊姊性子較乖張，往後妳要是見著她，可要記得多討好，否則日子就難過了，還有，跟著綺羅姊姊的幾位姊姊都不好惹，妳要能避就避，要是避不開就大聲嚷嚷，菊姨不會坐視不管的。」

瀲灩很認真地從香兒那兒吸收情資，從天香樓的環境到裡頭的花娘派系壁壘分明都記得詳實，不禁暗歎，似乎不管走到哪兒，各式陰招都會出現在各種工作裡。當花娘也要爭寵，真的是……教她忍不住想歎氣。

那憋悶的一口氣都還沒歎出口，房門便教人給推開，一張笑得憨甜的小臉半隱在門邊。

「竹音，妳怎麼跑來了？」香兒詫問。

「我到廚房討糕餅吃，廚房那頭正忙著，說是騰不出人手給這兒送湯藥，所以我就自告奮勇地送來了。」竹音笑嘻嘻地端著湯藥進房。

瀲灩不禁打量著她，瞧起來不過就是十五六歲的模樣，臉上掛著恬柔的笑，讓清秀的五官顯得分外甜美。

「哇！果然是個小美人胚子，真是不得了。」竹音將湯藥交給香兒，拉了把椅子就坐在床邊。「聽菊姨說，妳的花名是瀲灩，這名字可真適合妳。」

「多謝姊姊誇讚，姊姊的長相也很甜呢，教人一見就好喜歡。」雖說她是天生嘴甜，但這話說得壓根不假。

有種人天生就是有著懶洋洋的氣質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，柔軟得教人百聽不厭，而竹音就屬於這樣的人。

「小丫頭嘴巴真甜，昨兒個客人賞的糖飴就給妳喝藥後甜甜妳的舌吧。」竹音從懷裡取出一小包油紙袋，從裡頭倒出兩顆糖飴。

漱靨讓香兒扶起，喝下了藥後，從竹音掌心裡捻了一顆含在嘴裡。「謝謝姊姊，可藥不怎麼苦，一顆就夠了。」

竹音不禁多看她一眼，點了點她的鼻頭。「真希望妳的傷都別好。」

這話乍聽之下似乎有所不妥，可再仔細一想，便知竹音是心憐她一旦傷好，就真要當個小清倌了。

「她要是再不好，菊姨也不會再放她逍遙了。」香兒歎了口氣道，神色隨即一整，像個大姊姊似的道：「好了，竹音，妳也該回去了，省得把其他姊妹都給引來。」

「才不會呢，不過其他姊妹們也都很好奇漱靨到底生得什麼模樣，才會教菊姨一再寬恕，今兒個一瞧，果真是驚為天人，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。」竹音說歸說，還是乖乖起身，替漱靨將頰邊的髮收好。「改日再跟妳說說咱們這兒的規矩和姊妹們的習性，省得妳不經心犯了錯。」

「那就先謝謝姊姊了。」漱靨笑得眉眼彎彎。

竹音見狀，無聲歎了口氣，搖頭晃腦地走了。

「竹音性子好，向來是不爭不搶，往後妳就跟她親近些，有什麼不懂的也可以問她。」

漱靨輕聲應著，隨後側過身躺下，心想，自個兒到底是生得什麼模樣，她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呢，被她們一個個說得像是天仙似的，害她也生出興味來了。

美，簡直是妖孽般的美。

直瞪著鏡中的自己，漱靨呆愣了好半晌。

雖說她從菊姨的容忍，香兒和竹音的眼中猜出自己可能擁有美貌，但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竟會美得如此精致，黛眉勾魂眼，尤其是眼睫濃密得不可思議，秀鼻底下是張厚薄適中的菱唇，冶豔而脫俗，狐媚而清新，還沒長開竟已美得如此驚心動魄，再加上一身膚白賽雪，猶如搪瓷般的娃娃……

這就是她？

一種說不出的違和感縈繞在她的心頭，尤其這髮飾，這一身輕飄飄的秋裳，總教她有剎那間的恍惚。

「準備好了沒？」

門板突地被推開，不需要從鏡中瞧見來人，光聽那嗓音就知道是菊姨。

漱靨微抬眼，適巧從鏡中瞧見菊姨驚豔的目光，然而驚豔的絕非是她的面容，而是這面容底下估算出的價格。

唉，待價而沽的優質商品，就連她自個兒都覺得自己肯定能賣個上好的價錢，否則真對不起這張好皮相了。

唉唉，她為什麼可以這般事不關己？

「菊姨，已經差不多了，我給漱靨梳了個雙髻，只插了簪花，會太素嗎？」香兒看著鏡中的漱靨，調整她髮上的簪花。

「我倒覺得這裝束合了她的年紀，點綴太多反倒俗了。」菊姨一雙美目上下打量著，最終滿意地漾著笑。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香兒做好最後一次調整，對自己的手藝也滿意極了。

「這一身淺桃紅真是太襯妳的肌膚了，簡直就像是咱們園子裡的桃花樹成精變人了，任誰見著妳都轉不開眼的。」菊姨輕挽起她腮邊的髮絲，對她笑得萬分和藹慈祥。

澈灑不動聲色地抖了抖一身的雞皮疙瘩，回以千嬌百媚又萬分討好謙卑的笑。「這都要謝謝菊姨。」

天香樓一年有四季新衫，而且是由蟠城最富盛名的天水莊派師傅前來量身訂作，布料則是統一由菊姨挑選指定。根據香兒的第一手消息，她身上這一襲淺桃紅紋紗料，等級僅次於朝貢的緋綾，而且整個天香樓只有她才有，便知菊姨為了她的初次登場有多費心思了。

不過相對的，她能替菊姨攢回的銀兩，肯定是要翻個數倍的。

「說什麼謝呢，妳聽話，我就疼妳，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？」菊姨笑呵呵地道。澈灑臉上笑意不變，心裡卻直譯了菊姨的想法：妳要是不聽話，我就宰了妳！為此，她會乖乖聽話的。

「走吧，時候差不多了，先讓妳見見天香樓裡的其他姊妹，多多相處就不會生分了。」菊姨一個眼神，香兒便上前扶起了澈灑。

那麼，接著是要醜媳婦見公婆了……喔不，是要準備拜見眾姊妹了。在她養傷的這段時日，靠著香兒和竹音替她惡補，她多少也曉得天香樓裡的狀況，不過曉得歸曉得，也得要見過人之後才作數。

踏出房門，澈灑環顧四周，發現自己住的竟是獨立的小院落，再往前過了一扇小門，往右便是座穿廊，廊簷下每隔幾步便繫著一盞燈籠，如今天色還亮著，自然尚未點燈。

穿廊設計特別，銜著特殊造景，穿過了大型假山後連接著湖橋，湖面上可見飄浮著荷葉，岸邊垂柳成蔭。十字橋上建了一座偌大的亭子，裡頭已經坐了不少人。

「待會菊姨介紹妳時，妳就笑得傻一些，菊姨沒要妳開口，妳就別開口。」香兒輕扯了她一下，隨即在她耳邊用氣音囑咐著。

她不禁笑睨了她一眼，無聲應著：知道。

相處久了，她發現香兒儼然是大娘性情，天天對她耳提面命不說，事事樣樣都跟她講解通透了，還要她多加謹慎提防，簡直跟個當娘的沒兩樣，可實際上香兒也不過大她四歲。

臨近亭子時，裡頭的姑娘全都走了出來，婷婷嫋嫋地朝菊姨行了禮，菊姨微微點頭，便拉著澈灑逕自朝主位走去，讓她坐在自己身側。

才剛坐定，澈灑就聽見了陣陣的竊竊私語，感受到赤裸裸的打量目光。她不驚不懼地抬眼，從容地將在場人都掃過一遍，隨即起身屈身朝眾人行禮，甜甜地喊了聲「姊姊們好」。

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，笑臉迎人是必備，身子骨放軟一點，通常可以保平安的……

雖然這不知道是打哪來的想法，但橫豎就是從她腦袋裡迸出的，照做總沒錯。

「原來就是這麼塊瑰寶，難怪菊姨會把她當小祖宗般伺候。」

澈灑唇角完美地上勾，笑不露齒地打量著開口的姑娘——鳳眼桃腮，豔若桃李，喜穿緋色彩衣，這一位應該就是香兒說的綺羅，也是竹音說的那位使絆子高手，嗜好是跟如煙打擂台，專搶如煙的客人。

如煙的話……她不著痕跡地偷偷打量，猜測應該是已經落坐，一臉淡漠不搭理人的那位姑娘吧。

正所謂國色天香勝牡丹，大概就是這種姿色與氣韻了吧，華貴卻冷若霜梅。

「咗，妳們這幾個，我哪個不是當成小祖宗般的供著？」菊姨啐了聲，嘴上罵著，臉上還是掛著笑。

「哪是？瞧瞧，她這一身行頭，哪是咱們追趕得上的？」綺羅不依地拉著菊姨的手，半是撒嬌地道：「菊姨什麼時候也給我準備紋紗料子？」

「這就得要視妳的表現了。」菊姨笑意不變，眸色卻微微噙著寒光，瞧著眾人，道：「澈灑這孩子很得我的疼，就像是我心尖上的肉，今兒個要讓她進樓上工，我也是萬般不捨，所以妳們幾個得要多關照她，她要是有什麼不懂的儘管教，要是有人沒有分寸對她毛手毛腳，妳們可要擋著，要是擋不了，立刻差人通知我，知不？」

「知道，菊姨。」亭子裡的姑娘口徑一致地應著，唯有如煙依舊面色淡漠和微噙敵意的綺羅悶不吭聲的。

菊姨壓根沒將兩人的表現看在眼裡，逕自吆喝著其他人與澈灑打聲招呼。「那好，過來和澈灑熟悉熟悉吧，多多相處，妳們就會知道這丫頭有多討人喜歡了。」澈灑始終掛著討好的笑，一一對著幾位花娘行禮，順便記下她們的名字，待全數輪完之後，她突然發現自己真是聰明，還真把所有人都給記了下來，甚至跟在她們身邊伺候的丫鬟，她也記住了。

天才吧，她一定是天才。

「好了，時候差不多了，該上工了。」菊姨拍了拍手，親熱地牽著澈灑，溫聲道：

「澈灑，今兒個晚上妳就跟在我身邊，當是走馬看花，別怕。」

「有菊姨在，我怎會怕呢？」她誠懇無比地道。

這話真是壓根不假，跟在大掌櫃兼鴿娘的身邊，不就是她最大的靠山，她怕啥？瞧，走在她身邊，眼前的花娘自動散開站至兩旁，誰都不敢擋在她們面前，所以她的判斷是對的，先討好菊姨是再正確不過的決定。

正想著，還未踏出亭子，她猛地一頓。

「怎了？」菊姨敏銳地察覺她頓了下。

澈灑漾起可人的笑，道：「沒事，只是腳沒踏穩。」

她笑著，心裡卻想：不會吧？她被擰了一把，狠狠的一把！

兇手是誰？

她沒有回頭，回想方才姊妹們退開時的角度和方位，推測出……是綺羅身邊的湘菲，如果她沒記錯，竹音說過湘菲和書琪是綺羅的心腹，換言之，她腰上這一把

是綺羅授意的？

有沒有這麼陰？她認為自己表現得很討好了，為何還要對付她？

看來，天香樓沒她想像中的好混，唯今之道，只有謙卑、謙卑再謙卑了！

## 第二章 攢銀子得有策略

華燈初上，滿屋子紙醉金迷，絲竹聲不斷。

中秋甫過，天香樓裡幾乎擠得人滿為患，硬是將隔壁樂天樓的生意全都給搶了過來，菊姨忙得像陀螺團團轉，卻是樂得眉開眼笑。

瀲灩很了解她的心態，畢竟人潮就是錢潮，最好是可以踩爛天香樓的門檻，累到她雙腿都跑不動，她也絕對甘之如飴。

天香樓裡的大半花娘也都跟著眉飛色舞，只因有了人潮便多了打賞的機會。誰教客人給的銀兩是交給菊姨，而她們唯一能攢的就是客人的賞賜，也莫怪她們會互搶客人了。

而她這個花娘見習生今日的笑臉額度差不多快到底了，尤其當身邊的男人貌似風度翩翩，但實則是個斯文敗類，一雙手老是往她身上招呼過來，害她笑得臉都僵了。

一來，是她無法忍受被毛手毛腳，二來，這個很欠揍的敗類是綺羅的恩客，聽說是蟠城知府的二公子，衛玉，今天卻將注意轉移到她身上……天曉得她不過是在上酒時露個臉而已，因為菊姨在忙，顧不及她，她就被困在這裡了。

瞧瞧，抱著琵琶的綺羅，已經快要將弦給扯斷了！

「大家都說中秋那晚，天香樓來了個吹笛的美人兒，如今一見果真不假……小瀲灩，妳還要多久才及笄呀？」衛玉說著，大手毫不客氣地朝她的胸前而去。

瀲灩眼明手快地擒住他的手，貼在自個兒的頰邊，笑得千嬌百媚地道：「衛二爺此言差矣，我還小呢，再美也美不過正絢美的綺羅姊姊，你瞧，姊姊今日一襲緋紅襦衣裙，是為了二爺穿戴的呢，而我聽說綺羅姊姊的琵琶是一絕，在蟠城裡絕對無人能出其右，我很想聽呢，咱們聽聽好不？」

她用軟綿的童音撒著嬌，嬌笑的面容底下已經隱隱浮現了羅剎臉，心裡暗暗罵道：王八蛋，變態是不是？小姐我今年才幾歲，你就想沾染，再騷擾我，改天就讓你絕子絕孫！

「那倒是，綺羅的琵琶確實是一絕，小美人就陪我一道聽吧。」衛玉的手指在她頰上撓動著。

瀲灩忍住拗斷他手指的衝動，微笑地將他的手拉下，眼前綺羅已經準備就緒，突然有人開了房門。

「小姐，菊姨要妳到東三房。」香兒畢恭畢敬地垂首道。

趕在衛玉發火之前，瀲灩用軟綿綿的嗓音道：「二爺，我去去就來，你要等我喔，我還要聽綺羅姊姊的琵琶曲呢。」

「妳可要趕快回來。」衛玉剛竄出的怒火隨即被她那軟嫩嗓音給澆熄了。

「嗯。」她輕點著頭，離開前還特地對綺羅施禮。

一離開廂房，瀲灩隨即快步下樓，走向僻靜的廊道回後院。

「小姐，妳這麼早回後院好嗎？」香兒快步跟在她身後。

瀲灩停下腳步，等她走到身旁，才對她笑著說：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……雖然菊姨答應讓妳三兩天才露個臉，但妳今日才上了一次酒就想回房，會不會太大膽？」香兒實在是忍不住擔憂起她的膽大妄為，就怕她仗著菊姨撐腰，恃寵而驕。

「不會，我還可以跟妳保證，菊姨絕對不會怪我，而且還會誇我做得好。」她要是連這麼點把握都沒有，這日子是要怎麼混？

如果可以，她現在只想回房洗臉！

可惡，那個王八蛋竟敢摳她的臉……她超想折斷他的手！

「為什麼？」香兒見她又往前走，趕緊跟上。

「因為男人天生炫耀的心理，男人什麼都可以炫耀，金銀古玩，財富權勢，當然美人也是，之前見習時，菊姨從那些瞧見我的男人眼中，看見了金銀財寶，卻一點作戰計劃都沒有，讓我一直曝光，以為銀子就會自動送上門，卻不知道這麼做只會讓我的神祕感降低，我想了想，提議中秋那晚弄場表演，我和幾個姊姊扮成天仙登場演奏，妳知道隔著那座湖泊，有種朦朧美，不少人真拿我當天仙，於是瞧見過我的男人就會到處炫耀，因此會有更多人慕名而來，而我呢，就暫時神隱，三天兩頭露一次臉，而且還不是每個人都見。」瀲灩哼笑了聲，露出超齡的鄙夷神情。「男人嘛，最掛在心上就是偷不著摸不到的那位，以此為噱頭，就能吸引更多人上門。」

這是一種作戰策略，將優質商品哄抬炒作的手法，對她而言是利大於弊，她不需要老是拋頭露面應付那些王八蛋，也可以避開一些姊姊們的騷擾，最重要的是，她要建立起藝伎的遊戲規則。

蟠城是座商城，南來北往的商旅，不管是北上京城還是南下庫思城，都必須經過蟠城，也因此，蟠城裡的銷金窩自然是以出賣靈肉為生，供商旅解悶發洩，而她日後不想走上這一途，所以趁著現在開始變。

因此她必須說服菊姨，讓菊姨相信不同的作法可以攢到同樣的銀兩，雖然菊姨一開始聽不懂何謂奇貨可居，但慶幸的是，經她分析解釋之後，菊姨暫時採納了她的想法。

畢竟，抬高價碼後，最大的利益者是菊姨，她有什麼好不答應的？況且事實證明，她的策略是正確的，財源滾滾而來呀。

「香兒，妳說，我是不是天才？」誇她吧，她才十三歲，可她卻擁有三十歲以上的超齡智慧。

香兒呆呆地看著她半晌，摸了摸鼻子。「大概是我沒讀書吧，老是覺得妳說的我聽不懂，好比……什麼叫天才？」

這下子，換瀲灩呆住了。

這是香兒第幾次這麼說了？

之前香兒就說過，她有時說話很古怪，有些話她都聽不懂。一開始，她並不以為意，可後來竹音和其他姊姊也這麼說……她不禁想，自己到底是打哪來的，要不

怎會連最簡單的對話都教人覺得古怪。

她試著跟菊姨詢問她的身世，可惜都被菊姨四兩撥千斤的帶過了。

不過，她再想了想，也許是南北有差異，習慣用語不同罷了，又也許她曾經讀過許多書，所以腦袋裡才會這麼有料。

面對香兒一臉疑惑的神情，她也只能撓了撓臉，道：「天才就是神童的意思，就是形容那個人很聰明。」說真的，她真的覺得自己當之無愧，畢竟她才幾歲呀，如此博學多聞又十八般武藝皆通，這樣不算天才，怎樣才算天才？

「喔，這麼說來，小姐還真是天才呢。」香兒完全認同地點著頭。

「是吧、是吧。」她是被誇得有理，絕對當仁不讓。

「所以，就是因為小姐太有才，菊姨才會打算下個月再弄一場表演呢。」香兒立刻遞上第一手消息。

澈灑眼角不禁抽了下。唉，菊姨真的是太短視近利了！出人意表的手法玩一次就好，要不就久久玩一次，至少也要等到過年當壓軸，下個月就再玩一次，太沒創意了。

「菊姨說妳有空就想想曲目，抽點時間和綺羅、如煙她們一道練練。」

澈灑一臉無奈地看向遠方。怎麼練？可不可以不要這麼考驗她的智慧？

綺羅擅琵琶，如煙擅琴，雖然談不上一絕，但騙騙眾人的耳朵是行得通的，而她是十項全能，交到她手上的樂器，她還沒有彈奏不了的，可她挑了笛，倒不是刻意避開鋒頭，而是她天生就喜歡笛的花舌俏皮聲，教她一聽就覺得心情好。

而且笛音多少可以緩和她們兩個鬥樂器，要知道，把琵琶和琴彈得像是十面埋伏，殺氣盡現也不容易，為了不讓人聽出她倆殺氣互絞，她只好盡出鋒頭，硬是讓笛音如鳥啼般地在月色裡輕盈跳躍著。

於是，綺羅直到現在都沒有給她好臉色過。

如今要練……她想先裝病。

有沒有什麼法子可以讓健康的她看起來病恹恹的？

「澈灑小姐。」

迎面走來，有人對著自個兒輕喚著，澈灑忙抬眼，噙笑喊了聲，「蘿兒。」

「我家小姐要我跟澈灑小姐說聲謝謝。」小丫鬟朝她恭敬地欠了欠身。

「說哪的話，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，能派上用場，我替曉蕙姊姊開心。」澈灑笑了笑，瞧她手上還端了盆花，便道：「去忙吧。」

蘿兒應了聲，便快步從她身旁走過。

香兒不禁瞄了澈灑一眼。「妳是不是教了曉蕙什麼？」

「也沒什麼，前天上酒時，適巧見過她今日的客人，聽那客人提起過他愛菊，我便想曉蕙擅栽種，她院子裡的花開得真美，都中秋了，菊花還豔放著，就提議她帶盆菊花應景，沒想到竟是奏效了。」

「妳跟曉蕙平時少往來，竟也懂她這麼多？」香兒驚詫極了。

「人嘛，相處時，多多注意就能看出端倪，好比丹楓擅字，采蕊擅畫，竹音擅繡，如果要吟詩作對，那就要找巧蘭，想聽簫曲就找萩凝，要找好手腕的，非書琪莫

屬，笑裡藏刀是湘緋，還有……」

「小姐，妳真的是天才！」香兒摀著胸口，不敢相信她竟能如數家珍地點出這些人擅長的，有的根本就沒在小姐面前表現過。

「再多誇我一點。」她雙手一攤，勾彎菱唇，俏顏是說不出的得意，訴不盡的少女嬌態。

說了她要改變遊戲規則，當然得摸清天香樓的花娘們的底細。

她只能說，這些姑娘都很有才，只可惜……就可惜了。

照道理說，琵琶聲該要有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的磅礴與婉轉，古琴聲該要悠揚迴旋，在靜謐夜色裡一點一滴地染進每個人的心裡，徘徊流連，聞而忘返。

照道理說，應該是這樣的。

對……應該是這樣的，可她右手邊的綺羅早早引燃了戰火，煙硝味重就算了，還殺氣騰騰，一首霓裳曲彈得跟四面楚歌沒兩樣，更糟的是，她左手邊的如煙似乎收到挑戰書，十指青蔥刷抹挑撥，琴聲如魔音，穿耳欲聾。

而她，就站在中間當砲灰，莫名被炸得滿身傷！

唯一慶幸的是，她堅持原地演奏，要不照菊姨一時福至心靈說要改到一樓大廳，樓被炸就算了，她還覺得非常丟臉。

丟臉的絕不是她，而是站在兩個毫無音樂素養的表演者之間，讓她替她們感到非常丟臉。

好歹客人上門都已經給了茶水錢，端出這種演奏內容……這叫做詐欺！

合奏需要默契，默契需要培養，既然不想培養更不想合奏，她們幹麼還興匆匆地答應菊姨這件事？知不知道這一回還加入了舞蹈團，這麼亂的拍子到底是要人家怎麼跳呀？

可她惱歸惱，卻不能放任她們兩造廝殺，眼前烽火四起，她要從哪救起？

握了握手中的竹笛，瀲灩吸了口氣，趁著兩人稍停的縫隙，吹出了脆亮的泛音，猶如夜鶯啼吟，鳴聲清婉。

早已候在亭子兩旁的花娘，隨即舞動水袖，襯著秋濃霧重的月夜，彷彿月中仙子下凡一般，讓對岸的賓客們發出陣陣讚賞聲。

綺羅和如煙同時看了她一眼，她專注在吹奏上，纖指移動，恍若夜鶯在月夜中展現歌喉，發聲超高音階，悅耳清脆，響遏行雲，隨即轉為短音，表現高超的花舌技巧，猶如清瀑落泉，輕盈淙淙，最終化為幽幽潺潺。

她轉過身，朝著兩人使眼色，如煙頭一個反應過來，隨即撥弦跟上她的笛音，綺羅也不甘示弱地跟上，然卻怎麼也無法隨心所欲地彈奏，被迫跟著瀲灩的笛聲悠揚忽快忽慢，如疾雨似濺雪，纏綿中藏著低切私語。

待一曲奏畢，對岸響起陣陣掌聲，瀲灩婷婷嬾嬾地欠了欠身回禮，隨即回頭看著

如煙和綺羅。

「姊姊們想鬥琴，妹妹沒有意見，但也要看狀況，今兒個客官們上門是給了賞銀在先的，咱們不能自砸招牌，讓別人笑話咱們，是吧？」瀲灩勾著笑意，勾魂大眼卻是看得人冷進骨子裡。

她從沒遇過這麼爛的演奏組合，她敢說，這一場合奏絕對是她人生裡最糟糕的一場！念頭一出，她突地頓了下……從沒遇過？這四個字從她腦中迸出，還真是有些耐人尋味。

她分明沒了以往的記憶，可為何她會覺得她曾與人合奏過，而且默契十足，行雲流水之中相輔相成，她微瞇起眼思索，卻怎麼也想不起過往，彷彿隔了層紗，只能在隱隱約約中瞧見了三個人似的。

「唷，這是怎麼著，什麼時候天香樓是由妳當家作主了？」綺羅冷哼著，撇嘴嗤笑了聲。

「姊姊說哪去了？這天香樓再怎麼輪也輪不到我當家作主，不過是與姊姊們說說罷了，而且在天香樓裡爭個魚死網破有什麼意思？倒不如多攢點銀兩傍身才是王道，姊姊們總不想臨老淒涼吧。」

如煙微瞇起眼瞅著她，而綺羅已經沉不住氣地站起身。

「妳說什麼，再說一次！」

「我呢，不想永遠待在天香樓，也不想跟誰爭，只是想安分度日多攢點銀兩罷了，姊姊們不也是這麼想嗎？」哪怕對沒有團隊精神的人唾棄到極點，瀲灩還是維持著最柔軟的姿態說理，不為什麼，只為了能讓自己安全地在這裡活下去。

綺羅哼笑了聲。「說的比唱的好聽，誰不知道妳近來將菊姨哄得妥妥貼貼，不管妳開口要什麼，菊姨沒有不答應的，如此，妳敢說妳不想爭？」

瀲灩無奈地閉了閉眼，確定談話破局。她們要是聽不進去，她也不想再多說，要知道對於一些沒有慧根的人，說再多都等同對牛彈琴，她還是省省口水吧。

眼角餘光瞥見香兒和幾個丫鬟正朝亭子另一頭的跨橋走來，她欠了欠身便退下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先回院落了。」

「真以為妳可以攀上高枝嗎？」

走過綺羅身旁時，就聽她沒頭沒尾地迸出這句話。

瀲灩脚步不停，直朝香兒的方向走去。

一直以來，她很希望可以和眾人和平相處，但有的時候，這種希望只是奢望，她也很明白。

事到如今……除了見招拆招，她還能如何？

再一個月過去，依舊風平浪靜。

瀲灩送上了一壺酒進雅房後，準備回院落休息，香兒見她若有所思地攢著眉，不禁問：「小姐，怎麼了？」

「綺羅那兒沒什麼動靜嗎？」

「沒有，聽屏兒和蘿兒說，還是如往常一般。」香兒付了下便道：「小姐，會不會是妳太多慮了？」

瀲灩笑了笑，道：「妳應該比我識得綺羅的性子，妳認為她真的會重重舉起，輕輕放下嗎？」不可能的，她既然都撂下狠話了，代表她是勢在必行。

雖然自己努力在天香樓裡廣結善緣，拉攏了不少花娘和丫鬟，必要時就能充當她的耳目，讓她早一步得知天香樓裡的風吹草動，可怪的是都已經過了一個月，時節都入冬了，綺羅卻是一點動靜都沒有。

「……可是有菊姨給小姐撐腰，綺羅再大膽也會有分寸。」香兒沉吟了下道。

「我倒不這麼認為。」不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而是綺羅本就善妒多疑，像和如煙競爭花魁、搶如煙的客人不遺餘力，這樣的人話都說出口了，什麼事都沒發生才教人心生疑竇咧。

「小姐擔憂無用，還是早點回院落歇著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應了聲，才剛下樓轉個轉角，就見竹音幾乎是腳步飄著走來。

「竹音，妳又喝醉了？」瀲灩眉頭微皺地道，忙上前扶著她。

竹音笑嘻嘻地貼近她。「才沒有呢，我是心……醉了。」說著，還撫著胸口，笑得憨甜可愛。

瀲灩秀眉一挑，確定沒在她身上聞到酒味，隨即明白——「怎了，又是妳命中的郎君出現了？」她不是惡意打趣，實在竹音太不實際，老是幻想著她命中的郎君會出現，將她帶離天香樓。

「討厭，妳怎麼知道？」竹音又嬌又羞地扯著她。

瀲灩努力地穩住自己，不忘逗她。「妳十天前才又發作過一次。」她記憶猶新，想忘也忘不了。

「這一次不一樣，他真的像天上謫仙，俊魅惑人……」說著，她又按著胸口，像是每回想一遍，就教她心悸一回。

面對竹音三八得很可愛的神情，瀲灩抽了抽眼角。「竹音，妳見過的謫仙真多。」基本上，只要不是歪嘴斜眼的，在竹音的標準裡都算謫仙，她是親眼見過的，絕非惡意毀謗。

「不一樣，他真的不一樣，我還打算要繡個錦囊送他呢。」

「好好好，他肯定不一樣。」謫仙也分很多種，同款不同樣嘛，她懂。「我要先回房歇了，妳要記得酒少喝一點，要不就多喝點湯墊底。」至少吐的時候比較好吐。

竹音笑咪咪地抱抱她。「瀲灩，妳真好，就像我家鄉的妹子一樣，我該要嫉妒妳的，可偏偏妳又這般好。」

瀲灩愣了下，脫口問：「妳嫉妒菊姨待我比較好？」竹音是個藏不住心思的傻大姊，既會說出口，就代表她心裡是有些疙瘩的。

「才不是，而是今日的謫仙一直在追問妳的事。」竹音有點哀怨地扁起嘴。

「他問了什麼？」瀲灩心頭一凜，腦袋快速地運轉，揣測是否與綺羅有關。  
「問妳的家世，問妳的本名，問了一大堆，可我什麼也答不出來，因為妳什麼都忘了呀。」

「嗄？」  
「我在想，他是不是識得妳。」

瀲灩呆住，從沒想過有這種可能性，隨即便問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  
「他姓應，聽說行三，所以我都喚他三爺。」竹音說著，最終不忘再多問一句，  
「妳有想起什麼嗎？」

瀲灩搖了搖頭。「我什麼事都忘光了，哪還記得什麼？」她不過是問問那人姓名，  
哪天也許能從其他姊妹們口中問出線索。

這世道，防人之心不可無呀。

竹音心憐地拍拍她的頰。「好了，快回房歇著吧，啊，近來有件怪事，綺羅老是有意無意在一位江爺面前提起妳，我心裡總是覺得不安。」

「江爺？」  
「長得又老又醜的一位富商。」  
瀲灩眨了眨眼，馬上意會她指的是誰。就說了，竹音的審美觀向來是與眾不同的，  
但能被她說成又老又醜，那就是非常老又非常醜。而在天香樓裡走動的這一號客  
官，她很倒楣地也見過一回，不過上個酒就摸了她的腿一把，害她差點當場翻桌。  
所以說，綺羅是打算拿江爺對付她？

是要怎麼對付？

竹音又跟她囑咐了幾句，她便帶著香兒回院落。

天香樓用兩座腰門隔為前後院，後院都是花娘的小院，所以平常腰門都會有婆子或小廝看守，才剛過腰門，她正在思索綺羅如何和江爺合謀時，卻突地聽見腳步  
踩過落葉的聲響，教她身子猛地一停，朝腰門邊栽種的竹林望去。

「小姐，怎麼了？」香兒不解地問著，跟著望去，只見竹林那頭黑壓壓一片，什麼也瞧不見。

「我覺得好像有人。」瀲灩壓低聲音說。

「其他丫鬟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瀲灩拉著她緩緩地要往腰門退。「如果是丫鬟或其他姊妹，腳步聲不會那般小心翼翼，踩到落葉的聲音不該這麼輕淺，況且她們怎麼可能這時分躲在竹林裡。」

後院只有腰門和各座小院的簷廊會點上燈火，從腰門通往各座小院的小徑上是沒有燈火的，她再往前走只會更危險。

香兒正訝然她解釋得有道理時，也聽見了腳步聲，她側眼望去，驚見來人是一——  
「小姐，是江爺！」

「該死！」瀲灩暗咒了聲，拉著香兒三步併作兩步來到腰門，卻不見方才替她開門的婆子，而門……

「怎會上鎖了？！」香兒急拍著門，拉尖聲音喊道：「崔嬤嬤！」

澈灑回過頭，藉著燈火瞧見笑得猥褻正大步而來的江爺，心都涼了大半。腰門裡外都能上鎖，照眼前的狀況看來，分明是崔嬪收了銀兩，替人辦事，鎖上了門，是存心要任人糟蹋她。

這就是綺羅的好計謀？！女人就非得用這種方式糟蹋女人嗎！

澈灑恨恨地想著，環顧四周，想找個能護身的工具，豈料江爺已經來到面前，一把攫住她的手，她想甩開，卻被抓個死緊。

「江爺，你私闖後院，這可是壞了天香樓的規矩！」香兒抓著江爺的手吼道。

「壞了規矩又怎樣，大不了本大爺把她帶回府當妾！」江爺使勁一腳將香兒踹開。「本大爺多的是銀兩，難道還買不起一個她？」

「香兒！」見香兒像個破布娃娃般摔落在地，好半晌都爬不起身，澈灑不禁惱火地抬腳，毫不猶豫地朝江爺的胯下踹去，然，幾乎是同時間，她踢了個空，可是江爺卻爆開了殺豬般的哀嚎聲。

她驚訝地抬眼望去，就見一個高大的男人立在自己面前，幾乎擋住了江爺的身影，而她的手也不知何時被鬆開。

殺豬聲漸小，變成了求饒的呻吟，她微側過身，就見江爺的手被男人扭成奇怪的角度，她忙道：「夠了、夠了，你趕快放手！」雖然不至於鬧出人命，但把事鬧大總是不妥。

「今日妳對他仁慈，便是對自己殘忍。」男人背對著她，嗓音異常低沉。

「可問題是，你現在對他殘忍，待會就換我遭殃了！」澈灑沉聲喊著。

計算得失對她而言彷彿一種天生本領，她已經可以預見江爺受了傷，屆時這筆帳會掛在她頭上，不管是哪種下場，都不是好下場。

男人不耐地將江爺甩到一邊，澈灑親眼見到江爺倒地時一點聲響都沒有，心涼了半截，就怕這下子不是受傷，而是直接掛點了。

「這位公子，我很感謝你救了我，可是你下手會不會太過，未免太不在乎後果了？」他可以很英雄的拍拍屁股走人，可留下來處理爛攤子的人是她耶。

香兒已抱著肚子起身，走過來輕輕扯著她，示意她後院出現陌生男子就是件不對勁的事，哪怕他出手相救，還是得有防心。

澈灑抿了抿嘴，也覺得香兒提醒的有理，是她因為被人搭救，所以忘了防備。

男人回過頭，垂下濃纖長睫望著她。

那一瞬間，她覺得她好像看見了竹音口中的謫仙。

與其說他是男人，倒不如說是個少年，因為他雖然身形高大，眉目俊朗，但稚氣未脫，沒有男人特有的剛毅線條，而且那滿不在乎的玩世不恭氣質，儼然就像是打哪竄出的紈褲。

「……應三爺？」澈灑脫口道。

香兒聞言詫異地看向男人，心想著他該不會那般湊巧是竹音說的那位客官吧？

男人黝亮的眸閃過一絲激動，卻隱忍著情緒，沉聲問：「妳知道我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是聽竹音說的而猜測的。」沒想到她猜得挺準的，只能說竹音這一次的眼光很正確，他確實是個相當好看的……年輕人，絕對未滿二十歲的年輕

人。

她直睇著他，瞧見了他眸中一閃而逝的失望，教她不由得問：「你認識我嗎？」感覺上，他好像認識她，不過，應該不熟。

這世道，男女有防，除非是族人或家人，要不男女之間難有相熟的情分，當然啦，天香樓自然不在此例之中。

「聽說妳沒了以往的記憶？」他不答反問。

瀲灐聳了聳肩。「確實都忘光了，而你，認識我嗎？」不答，她偏要問。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你不認識我，為何要跟竹音打探我的消息，還是……你跟這個男人是同一夥的？」話落，她抓著香兒往後退上一步。

畢竟這年頭行兇作惡，拉伴同夥也算是正常，說不準這兩個人是因為分配不均，又或者是因為江爺搶先動作，所以教他不快，導致窩裡反呢！

「妳把我當成什麼人了？敢拿那種渣碎跟我相比？！」應三爺微瞇起略顯霸氣的黝黑大眼，真想活活掐死她，不懂知恩圖報的小丫頭！

「我又怎會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，我並不認得你。」雖說她的防備是慢了半拍，但總比後知後覺到被人給吃了都不曉得的好吧。

「妳！」應三爺抽緊了下顎，好半晌才吐出低啞的嗓音。「妳全都忘了對妳是好事，我願妳永遠想不起過往，而妳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會相見。」

話落，瀲灐親眼目睹他輕鬆地扛起了江爺，輕而易舉地越過了腰門旁的圍牆。

「哇！好俊的功夫啊。」他的身板明明偏瘦，卻是力大無比又武功高強，莫名的，她突然有些崇拜起他了。

「小姐，這人分明是識得妳的，要不怎會碰巧救了妳。」香兒在旁觀察了老半天，才吐出她內心的揣測。

「我也是這麼想，可惜他跑得太快，我來不及謝謝他還惹怒了他。」她只能待在天香樓裡，只要他不進天香樓，她是再也看不到他的。

比較搞不懂的是，他怎麼說生氣就生氣？

她自認為自己具有高度的語言能力和親和力，攏絡人是她的本領之一，在最短時間內獲得他人的好感，更是她的看家本領，遺憾的是，這位應三爺比綺羅還要難搞，不過幾句話就被她氣跑。

只是，他氣的是哪一句？